



或许,诗离打工者中的大多数还十分遥远,所谓诗人,也仅仅是其中的万分之一。然而,在异乡,在困顿的冬季,当一个个背影身裹寒风折回出租屋,人们同样需要情绪的抒发,尽管可能不是诗的形式——

在他乡,让我们诗意地生活

诗,离打工者有多远?

本报记者 兰德华

有这样一群年轻人,他们是所谓的“草根”,生活在你眼中的底层。他们的青春没有你的富足,也没有你的安逸,命运让他们过早的放下了书本,奔向炽热的生活,他们也许放弃了文字,但他们没有放弃对美的追逐,他们也许不读诗歌——甚至不读打工诗人的诗歌,但他们的内心和你一样充满诗意。痛苦与欢乐,撩拨了同样“诗”的欲望。

“干了这杯酒,像风一样自由”

小军,河北邯郸人,小学学历,北京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。经常风吹日晒,已让23岁的他眼角多出了不相称的“鱼尾纹”。
他解释说:“这是因为爱美的缘故。”
在这家公司送快递已将近一年,他是该公司海淀区某网点十几个员工中年龄最小的。早上,无论寒暑冬夏,8点钟,瘦小而灵巧的他会驾驶红色三轮车,风一样跑来跑去,开始这一天的工作。“从小就爱动,待不住,这活儿适合我。”
正常情况下晚上6点,他就可以下班,每天工作至少10小时。“但有时候总部最后一车货运过来晚了,我们晚上八九点还在大街上跑。”
送一件快递,无论大小,都是1元钱。他说最辛苦的时候,他一天搬送六七十个几十斤重的快递到没有电梯的7楼。
下班后,回到宿舍自己做顿晚饭,就着酒,就是他的业余生活。“吃饱了喝完了,躺在床上,这是一天最幸福,最放松的时候。”
“没有时间读书,看报,甚至读读诗?”
“读诗?你开玩笑吧,送一天快递累得半死,哪天我喝醉了写诗吧。”
记者又问:你会拿钱来买诗集吗?
他答:不如买白酒啊。
记者问:你会去听诗歌朗诵会吗?
他说:累了一天,不如睡大觉呢。
当记者请他用一句自己觉得很诗意的话来描述自己的生活,他说:“干了这杯酒,像风一样自由。”

“善良,算不算诗?”

“我是小符,来自重庆,喜欢追求完美。人生格言:以爱之心做事,以感恩之心做人。”
这是小符微信公众号的简介。她28岁,小学毕业,北京东城区一家理发店里8个理发师中唯一的女性。
虽然年纪不大,但她却“资深”,已经从事这份工作8年多。
“没有周六日,你们最闲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”除了周一休息,她每天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10点,甚至更晚。

本报记者 朱林

以诗言志

打工者以诗歌记录生活际遇,宣泄内心情感。全国公安文联首批签约作家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苏雨景表示:“生活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版图,但人们的灵魂是平等的,自由的,我很欣赏李少君的‘天賦詩歌’,人人生而平等,是谁的平等?诗歌面前,灵魂的平等得以彰显。”
在苏雨景看来,“打工诗人的诗歌,在某种意义上实现着自我的抒发、抚慰与救赎,以及群体的抒发、抚慰与救赎,这种需求是普遍意义的,并非仅限于这一群体。”
诗人杨东彪也有类似的想法。谈到对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看法,杨东彪开门见山:“首先我反对现在一些人提出的要设立诗歌的门槛。”在他看来,每个人都有自由抒发自己的情感,文学没有任何理由给他们关上门,而且,“我们的倾听是对他们最好的尊敬”。
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、诗人汪剑钊介绍,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而异的,打工群体也一样。“同一个事件,都是打工者,这个人可能也看见了,但重视无

本报记者 王群

一位填充鸭绒的打工者,在工厂窘迫、逼仄的空间内,将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欣喜与艰辛,用直白的笔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
好些年了,我比一片羽毛更飘渺
从大凉山到嘉兴,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
我被唤作“鸭头”时遗失了那部《指路经》
好些年了,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
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
反对我的新鞋,欢迎我的热泪
反对我,是我最喜欢的书,因为我
喜欢传统文化,那里有人生的智慧,教会我很多东西。”她说她不知道“打工诗歌”,“只是偶尔读到某些诗歌的时候,会被一些优美的句子感动。我和诗歌的关联仅此而已吧。”
记者问:你写诗歌吗?
她说:想写,但不会啊,将来也许会尝试吧。
记者问她:你觉得自己生活得诗意吗?
她说:说不上诗意,我就是个朴素的平凡人,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用乐观来冲淡它,仅此而已。
当记者请她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自己,她说:“善良,算不算诗?”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强强(化名),来自内蒙古,25岁。初中毕业后,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,他和姐姐相继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。姐姐辍学,他读了半年技校,就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公交车修理厂。
那一年,他16岁。
“当时还担心自己不够年龄,厂子不要,现在,眨眼工夫都在这里工作八九年了。”他感慨。
自从工作,他就从此断了和书本的联系。诗歌?他说:“那是一些文化人玩的东西。”和许多同龄的打工者一样,他的阅读,也仅限于朋友圈的各种“心灵鸡汤”。
“多年不看书,现在静不下心来,看一会就迷糊。”但在日复一日搬轮胎和拿着扳手修理公交车的过程中,他变得越来越强壮。
“我把青春都献给了我们工厂。”每天和汽车的钢铁之躯打交道,重复着枯燥。长久以来,他缓解这种疲态的方式是唱歌。几年下来,他练出一副好嗓子,成了班里的“百灵鸟”。
记者问:你知道诗歌中的乌青体吗?
他说:不懂啊,和乌黑体有啥区别?
记者问:余秀华你知道吗?
他说:知道刘德华。
当记者请他用一句描述自己的生活时,他说:“敲击着钢铁的骨架,唱歌。”
是的,也许他们空闲时不读诗歌,悲伤时更背不出一句诗聊以自慰,但他们的体内有一种原生的“诗的元命题”,诗之于他们,只是变换了不同的存在方式。
痛苦与欢乐,撩拨了他们同样“诗”的欲望,试问谁的欢乐更高雅?谁的苦楚更低俗?

“敲击着钢铁的骨架,唱歌”

强强(化名),来自内蒙古,25岁。初中毕业后,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,他和姐姐相继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。姐姐辍学,他读了半年技校,就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公交车修理厂。
那一年,他16岁。
“当时还担心自己不够年龄,厂子不要,现在,眨眼工夫都在这里工作八九年了。”他感慨。
自从工作,他就从此断了和书本的联系。诗歌?他说:“那是一些文化人玩的东西。”和许多同龄的打工者一样,他的阅读,也仅限于朋友圈的各种“心灵鸡汤”。
“多年不看书,现在静不下心来,看一会就迷糊。”但在日复一日搬轮胎和拿着扳手修理公交车的过程中,他变得越来越强壮。
“我把青春都献给了我们工厂。”每天和汽车的钢铁之躯打交道,重复着枯燥。长久以来,他缓解这种疲态的方式是唱歌。几年下来,他练出一副好嗓子,成了班里的“百灵鸟”。
记者问:你知道诗歌中的乌青体吗?
他说:不懂啊,和乌黑体有啥区别?
记者问:余秀华你知道吗?
他说:知道刘德华。
当记者请他用一句描述自己的生活时,他说:“敲击着钢铁的骨架,唱歌。”
是的,也许他们空闲时不读诗歌,悲伤时更背不出一句诗聊以自慰,但他们的体内有一种原生的“诗的元命题”,诗之于他们,只是变换了不同的存在方式。
痛苦与欢乐,撩拨了他们同样“诗”的欲望,试问谁的欢乐更高雅?谁的苦楚更低俗?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是世界的现象,不只有中国这样。读侦探小说的要远远多于读诗歌的。”汪剑钊如是说。
纵观包括打工诗歌最早开始的写作群体,这些作者队伍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,一定程度上,这跟中国诗歌群体所遇到的情况很相似。现在中国诗歌的活动也多是囿于自身的诗歌群体,对诗歌外的群体影响并不大,或者说不明显。
“这些打工诗歌只能说在打工群体中喜欢文字,有共同爱好者之间流动,而对范围更广的普通打工群体影响不大。”杨东彪表示,打工诗歌是在打工群体有共同爱好的人形成的一个声音。
在汪剑钊看来,打工诗歌便是在打工者群体中,也是小众的,绝大部分打工者还是对诗歌、对文学没有能力关注。“一个人当你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,你要再去吟诗作画,简直是不可能,也是很残酷的事情。”
谈到打工诗歌,汪剑钊认为,打工诗歌作为诗歌的一种,其社会功能是不可否认的。在他看来,打工诗人既然以诗歌写出内心感受,

以诗交游

事实上,诗歌在整个文学体系中都可谓是一种小众的文学形式。“诗歌受众减少,这甚至

本报记者 王群

有一位填充鸭绒的打工者,在工厂窘迫、逼仄的空间内,将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欣喜与艰辛,用直白的笔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
好些年了,我比一片羽毛更飘渺
从大凉山到嘉兴,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
我被唤作“鸭头”时遗失了那部《指路经》
好些年了,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
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
反对我的新鞋,欢迎我的热泪
反对我,是我最喜欢的书,因为我
喜欢传统文化,那里有人生的智慧,教会我很多东西。”她说她不知道“打工诗歌”,“只是偶尔读到某些诗歌的时候,会被一些优美的句子感动。我和诗歌的关联仅此而已吧。”
记者问:你写诗歌吗?
她说:想写,但不会啊,将来也许会尝试吧。
记者问她:你觉得自己生活得诗意吗?
她说:说不上诗意,我就是个朴素的平凡人,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用乐观来冲淡它,仅此而已。
当记者请她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自己,她说:“善良,算不算诗?”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吉克阿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对于一个没有写作时间的工人来讲,诗歌形式短小,最能直接表达思想情感,可以直白地吐露内心活动和内心经历。这一说法也与另一位打工诗人郭霞的表述不谋而合。
与吉克阿优一样,郭霞也是一位80后,初中毕业后跟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深圳,如今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是一家服装厂的熨烫工。
当被记者问及“为何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诗歌创作时”,郭霞说:“因为打工诗歌短小,用时少,有感想随时可记录下来。”
郭霞同时透露,自己一开始很排斥打工题材,后来才慢慢喜欢,觉得这才是有血有肉的。“打工诗歌虽然粗糙,但它真实、自然。”
采访中,多位打工诗人均认为,打工生活的艰辛、枯燥、苦闷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情感表达诉求。而简短凝练的诗歌创作形式,恰恰方便他们用来记录无处诉说却又无比真实的生存状态,他们往往并非为写诗而“写诗”,而是将诗歌创作当成一种倾诉手段。
郭金牛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农民工,在过去的20多年中,他做过建筑工、搬运工、仓管员,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,但他也闯入了诗歌的王国,并走上国际诗坛。
郭金牛说:“我没有想过要将我的诗歌传播给工友,在失业、流浪期间,我只是偶尔信手涂鸦,写完就随手丢掉了,后来工作相对稳定,也只是偶尔写几首发到诗歌网站或论坛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上。我不知道我的诗有什么影响,诗歌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,说完就完了。”
打工是为了活下去,写诗是在记录生活
在艰辛、单调的劳作之余进行诗歌创作,是多数打工诗人的生活状态。
对他们而言,打工是维系自己与家人在都市中“活下去”的手段,而写诗则是私下里抒发情感、记录生活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。
然而,这种抒发和倾诉却并非仅仅局限于苦难叙事。实际上,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用带有温度的文字,审视的眼光去关注所属群体的命运处境,一个具体表现便是越来越多具有现实敏锐洞察力、强劲社会批判性以及浓厚关切性的打工诗歌作品不断出现。
郭金牛告诉记者,与以前单纯的兴趣爱好不同的是,自己后期的作品更多是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,这也为自己的内心打开另外一个更广阔的空间。
“刚开始,我的诗歌只是在自己打工的服装厂内手抄流传,要好的工友过生日,便在工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每一个群体都有内心苦闷的地方,抱

有一群打工者,正在写诗

本报记者 周倩

打工是为了活下去,写诗是在记录生活
在艰辛、单调的劳作之余进行诗歌创作,是多数打工诗人的生活状态。
对他们而言,打工是维系自己与家人在都市中“活下去”的手段,而写诗则是私下里抒发情感、记录生活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。
然而,这种抒发和倾诉却并非仅仅局限于苦难叙事。实际上,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用带有温度的文字,审视的眼光去关注所属群体的命运处境,一个具体表现便是越来越多具有现实敏锐洞察力、强劲社会批判性以及浓厚关切性的打工诗歌作品不断出现。
郭金牛告诉记者,与以前单纯的兴趣爱好不同的是,自己后期的作品更多是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,这也为自己的内心打开另外一个更广阔的空间。
“刚开始,我的诗歌只是在自己打工的服装厂内手抄流传,要好的工友过生日,便在工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上。我不知道我的诗有什么影响,诗歌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,说完就完了。”
打工是为了活下去,写诗是在记录生活
在艰辛、单调的劳作之余进行诗歌创作,是多数打工诗人的生活状态。
对他们而言,打工是维系自己与家人在都市中“活下去”的手段,而写诗则是私下里抒发情感、记录生活的简单而有效的方式。
然而,这种抒发和倾诉却并非仅仅局限于苦难叙事。实际上,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用带有温度的文字,审视的眼光去关注所属群体的命运处境,一个具体表现便是越来越多具有现实敏锐洞察力、强劲社会批判性以及浓厚关切性的打工诗歌作品不断出现。
郭金牛告诉记者,与以前单纯的兴趣爱好不同的是,自己后期的作品更多是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,这也为自己的内心打开另外一个更广阔的空间。
“刚开始,我的诗歌只是在自己打工的服装厂内手抄流传,要好的工友过生日,便在工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怨、宣泄没有关系,但是要适度,不要让这种题材成为标志,既然叫打工诗人,你就要超出打工群体。”
杨东彪希望打工诗人能够不要被抱怨等桎梏,痛苦之外,也可以展现出打工群体积极、快乐的一面。这个群体应该是全视野、全方位的,应该反映诗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,打工诗人同样可以为这个时代发出声音。
在打工诗人中,虽然多数作者是在抒发自己的生存压力,或者对某些不公平待遇的反抗,也有对社会丑恶面的愤怒,但也有部分意志坚强、颇具胸怀的作者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来改变自己家人的生存环境,甚至为争取整个群体的权利抗争和呐喊。他们自己发声,可以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。
“使命担当的赋予,美学标准的建树,是中国诗歌当下急需去做的一篇文章,这对诗歌方向的矫正有着深远的意义。这不仅仅是针对打工诗人诗歌而言的。”苏雨景说。
汪剑钊还强调了容易忽略的一点,他说:“打工诗人或者说打工者,他们也需要艺术,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。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打工者,就不需要艺术了,打工者同样需要诗意的生活,有这种精神需求。只不过有的时候,他们实在是被生活所迫,没有时间享受这份精神快乐。”
“每一个群体都有内心苦闷的地方,抱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每一个群体都有内心苦闷的地方,抱

本报记者 周倩

打工:20岁左右的年纪,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,去城市里找工作,为的是挣钱;写诗:一张白纸,几行字,若真有幸发表,所得稿费寥寥无几,更不用说那些被压箱底、几不被人知的诗稿了。打工与写诗,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,放在同一个框架里面,或许是要被嗤之以鼻了。正如诗人汪剑钊所言,“一个人当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,要再去吟诗作画,简直是不可能,也是很残酷的事情。”
然而,打工者写诗,是个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了解打工者写诗,也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情。
什么叫诗?(毛诗·大序)载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诗言志,歌咏言。而如今,诗歌,在经历朝代更迭、社会变革之后,变得专业起来,诗人,成为有学问的象征,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。然而,人们似乎渐渐忘却了诗歌的本意,诗歌本就是人民在日常劳作中,抒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。
谁可以写诗?每一个内心有着丰富情感、想要抒发表达的人。当然,也包括打工者们。工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、城市里无助的漂泊流浪、对家乡亲人的思念、讨薪、工伤、继而对生活无奈的抱怨、嘶吼……每一根跳动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。他们写诗不是为了传唱,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甚至只是在发泄情感,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诗人,而是因为诗歌是一种最饱含丰富情感、最凝练的语言,可以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闲时间说出最想说的心里话。
或许你会说,打工者上亿,他们之中写诗的人却不过寥寥数人。然而,社会需要读到更多的打工诗歌,因为透过这些诗歌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,在这个或明或暗的社会转型之中,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背景;我们厌恶他们衣衫不整乘坐地铁,不屑形象地歪头沉睡,却不曾见过他们在工地上汗流浹背,我们的服饰背包出自他们之手,却从没有到他们苍白的脸和昏暗的出租房,这些与清新的城市形象相左的环境,是我们极不愿意见到的。然而,住在这里的年轻打工者们,早已把城市当成了“新市民”,城市却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些“新市民”。或许,打工诗歌,作为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,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贴得更近,让生活更融洽,让社会更和谐。
“我们更期待,有更多的人,通过诗歌来了解这个看似最不会表达,却有着丰富内心情感,最需要表达的一群人。”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打工:20岁左右的年纪,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,去城市里找工作,为的是挣钱;写诗:一张白纸,几行字,若真有幸发表,所得稿费寥寥无几,更不用说那些被压箱底、几不被人知的诗稿了。打工与写诗,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,放在同一个框架里面,或许是要被嗤之以鼻了。正如诗人汪剑钊所言,“一个人当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,要再去吟诗作画,简直是不可能,也是很残酷的事情。”
然而,打工者写诗,是个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了解打工者写诗,也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情。
什么叫诗?(毛诗·大序)载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诗言志,歌咏言。而如今,诗歌,在经历朝代更迭、社会变革之后,变得专业起来,诗人,成为有学问的象征,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。然而,人们似乎渐渐忘却了诗歌的本意,诗歌本就是人民在日常劳作中,抒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。
谁可以写诗?每一个内心有着丰富情感、想要抒发表达的人。当然,也包括打工者们。工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、城市里无助的漂泊流浪、对家乡亲人的思念、讨薪、工伤、继而对生活无奈的抱怨、嘶吼……每一根跳动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。他们写诗不是为了传唱,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甚至只是在发泄情感,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诗人,而是因为诗歌是一种最饱含丰富情感、最凝练的语言,可以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闲时间说出最想说的心里话。
或许你会说,打工者上亿,他们之中写诗的人却不过寥寥数人。然而,社会需要读到更多的打工诗歌,因为透过这些诗歌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,在这个或明或暗的社会转型之中,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背景;我们厌恶他们衣衫不整乘坐地铁,不屑形象地歪头沉睡,却不曾见过他们在工地上汗流浹背,我们的服饰背包出自他们之手,却从没有到他们苍白的脸和昏暗的出租房,这些与清新的城市形象相左的环境,是我们极不愿意见到的。然而,住在这里的年轻打工者们,早已把城市当成了“新市民”,城市却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些“新市民”。或许,打工诗歌,作为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,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贴得更近,让生活更融洽,让社会更和谐。
“我们更期待,有更多的人,通过诗歌来了解这个看似最不会表达,却有着丰富内心情感,最需要表达的一群人。”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每一个群体都有内心苦闷的地方,抱

“诗歌,曾经只是我内心说话的方式”

每一个群体都有内心苦闷的地方,抱

读打工者的诗,一件不得不为的事

本报记者 周倩

打工:20岁左右的年纪,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,去城市里找工作,为的是挣钱;写诗:一张白纸,几行字,若真有幸发表,所得稿费寥寥无几,更不用说那些被压箱底、几不被人知的诗稿了。打工与写诗,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,放在同一个框架里面,或许是要被嗤之以鼻了。正如诗人汪剑钊所言,“一个人当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,要再去吟诗作画,简直是不可能,也是很残酷的事情。”
然而,打工者写诗,是个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了解打工者写诗,也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情。
什么叫诗?(毛诗·大序)载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诗言志,歌咏言。而如今,诗歌,在经历朝代更迭、社会变革之后,变得专业起来,诗人,成为有学问的象征,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。然而,人们似乎渐渐忘却了诗歌的本意,诗歌本就是人民在日常劳作中,抒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。
谁可以写诗?每一个内心有着丰富情感、想要抒发表达的人。当然,也包括打工者们。工厂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、城市里无助的漂泊流浪、对家乡亲人的思念、讨薪、工伤、继而对生活无奈的抱怨、嘶吼……每一根跳动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。他们写诗不是为了传唱,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甚至只是在发泄情感,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诗人,而是因为诗歌是一种最饱含丰富情感、最凝练的语言,可以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闲时间说出最想说的心里话。
或许你会说,打工者上亿,他们之中写诗的人却不过寥寥数人。然而,社会需要读到更多的打工诗歌,因为透过这些诗歌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,在这个或明或暗的社会转型之中,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背景;我们厌恶他们衣衫不整乘坐地铁,不屑形象地歪头沉睡,却不曾见过他们在工地上汗流浹背,我们的服饰背包出自他们之手,却从没有到他们苍白的脸和昏暗的出租房,这些与清新的城市形象相左的环境,是我们极不愿意见到的。然而,住在这里的年轻打工者们,早已把城市当成了“新市民”,城市却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些“新市民”。或许,打工诗歌,作为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,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贴得更近,让生活更融洽,让社会更和谐。
“我们更期待,有更多的人,通过诗歌来了解这个看似最不会表达,却有着丰富内心情感,最需要表达的一群人。”

(本版绘画:赵春青)